

创造是人生最高的欢乐

蔡毅

创造，一个豪迈而响亮的名字，一种伟大而持久的事业。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创造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活动，也是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生活和改变人类自身最本质最强大的力量。

对个人而言，创造是生命主体最强烈的本能要求，它体现着生命自我实现、自我扩张和完善的强烈愿望。对于群体而言，创造是群体生存发展、强大进步的动力，也是决定群体前途和命运的依据。高贵的生命要创造，卑微的生命也要创造，人生的意义就在创造。简言之，创造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人类最神圣的使命。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创新创造的历史，一部科学、文化、经济、社会、文艺全面逐步发展壮大的创造史。

人的创造发展欲望是人性的核心，渴求创造，渴求发展即精神追求的全部目的。人生的意义体现于生命主体的创造活动之中。一切的创造最终都是为了创造价值，创造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生活快乐幸福的价值。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在于对理想的诗意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追求。文艺，无论是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论都是人类自己为摆脱现实束缚，为实现理想境界而创造的精神寄托方式。文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用文字、线条、色彩、音符、图像等多种方式抒情表意，用想象、虚构、比喻、象征等多种手段展现人类社会朝气蓬勃的演进，文艺创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高级形式。文艺创作从来都并不只是对自然、社会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如素描或照搬模仿，真正的文艺永远是一种超越、变形、创造和变质，是对现实的拓展、延伸和创造。202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认为：“艺术之梦不是去宣示已知的东西，而是去照亮被隐藏的东西”。文艺纪录人类行为和和精神活动的运行、流动和变化，描述时代风云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呈现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冲撞融合，文艺喜新厌旧，永远在不断地大浪淘沙推陈出新。文艺的创造，通常而言是创造了独具一

格的文艺作品和文艺价值，扩大而言则是创造了新的精神天地，构建了新的人物形象、新的表现方式和新的艺术世界。

价值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创造物，文艺价值是在文艺创造的过程中被发现被创造出来的。对文艺而言，没有创造就没有价值，也没有生命和发展。古波斯诗人鲁米在《万物生而有翼》诗中说：“你生而有翼，为何竟愿一生匍匐前行，形如虫蚁。人，如果形如虫蚁，谁愿承认？我们最惧怕的，是展开自己的生命，是绽放自己的光彩。”“你灵魂里有生命的力量，探寻那生命吧。你身体的矿山里，有宝石，探寻那矿山吧。”他强调必须具有强烈的“绽放”即创造愿望，才能将自身所有的潜能充分释放，使自己生出翅膀，一跃飞上高天，去创造物质和精神的奇迹。我则还想强调：同时也须具有创造的能力，包括需要艺术家独特的眼光和思想、独特的发现与想象，打破常规不惧世俗的勇气和信念，强大的表现建构能力，并且这一切都需要有才华和智慧来主宰，才能将自然演化、人间万象、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生活娱乐和现实状况统统化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和原料，“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既顺应自然物性，因材施教，又把人之构想巧思与之完美结合，将满目生机转化为自己的得意之作，达到“天工人巧日争新”的高妙境界。

画家吴冠中曾自述：“从艺以来，如猎人生涯，深山追虎豹，弯弓射大雕。不获猎物则如丧家之犬，心魂失尽依托。在猎猎中，亦即创造中，耗尽生命，但生命之花年年璀璨，人虽瘦，心胸是肥硕壮实的。”“岁月流逝，留了回忆。一切的付出与坎坷都从创造中获得了理解和回报”。这是他从艺一辈子内心真诚的自白。也为创造深山追虎、弯弓射雕，耗尽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才会有佳作频频，美画流芳。文艺创造是从乱七八糟的生活琐事中收集有意义的东西，就像从大量混杂物中淘宝，从广袤大地上寻找金矿，再从大量矿石中提取纯净的精华，将意义从世界中取出，或者说是倒

过来，将我的心中的“意”放入事物和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创造，实在是在创造另一个世界和另一批人，其本质是对价值的追寻。它需要向人们已经习惯了审美感知系统挑战，需要探索新的内容和形式、新的艺术技巧和新的表现方法，从一化出多，将多化为一。这是一个从酝酿到实践，从感性到理性、从谋划到智慧生成的艰难过程。它需要想象、虚构、概括、反思、洞见、描述、臆造、构建和呈现，需要再现生活的慧眼，也需要颠覆生活的勇气，需要揭示真相的胆识，也需要超越现实的能力。创造是灵魂的探险与攀登，它挑战的是既有的成规、传统的边界、人性的深度、已有的人物形象，创造总是以先锋的姿态，打破常规，冒犯权威，批判现状，向着未知领域冲锋突进，一往无前，虽千万人吾往矣。

组成文艺价值世界的多种价值，既有真的价值，即认识价值；也有善的价值，即道德伦理价值；有美的价值，即审美价值；还有教育价值、娱乐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历史价值等等。文艺价值依从心灵活动，产生于作品的意义和真理之中。一切价值都有待于人之感受、认知、理解与领会，而价值判断又奠基于价值感知和价值认定之中，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过程。多种因素的合作共谋，才生成和释放出灵韵与光晕，产生相应的文艺价值。文艺价值是文艺的魂魄，文艺价值与文艺创作都求新求变，求探索，求开创全新的领域和构建理想的世界，因此兴艺之道与兴艺之魂是紧密相连的。艺术家更大的任务是发明现实，创造一种现实和创造一种生活，建立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艺术世界、心灵世界，或创造一种精神景观与精神价值，让人们从中受到启发，心甘情愿地信服它，追随它，按照它去改造社会，建设世界。

每个人只能活一生一世，进入文艺的虚构世界却可以活三生三世，生而入死，死而复活，生生死死的转化中获得全新的体验和感受。文艺是世界上最具个性的表达方式，每位艺术

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开开了人们的眼界，帮助人们走出自己的内心，从另一个视角观察世界万物。创造一部作品就像创造一个人，这个人有生命，有血肉骨骼，有喜怒哀乐，有不同于我们的经历体验，还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灵魂。他会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增添我们的见识情趣，让我们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情意绵绵，也让我们发现最好的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

一切创造都是以现实生活、已有条件作为根基的，文艺创造让我们睜大好奇的眼睛，伸出探索的触角，去外部世界寻找和发现美丽之物、美好之音、美艳之景。从高度抽象概括的眼光来看，任何人的精神意识中，都应具备一种意识，即热爱和崇善创造，专注创造和投身创造之心，时刻处于一种创造的努力之中，就可能收获创造的喜悦、创造的果实。这大概就是创造的秘密。贝聿铭先生用自己的切身体验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没有人能永远风光，他“从不细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人生并不长，我的原则是，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创造出有震惊效果的美感。”假若缺少这种意识和追求，满足平庸和甘于平庸，就会导致永远的平庸。在艺术家的脚下，永远有一条既陌生又新奇，既前途未卜又充满诱惑的路。它或许将人带向郁闷、失望和失败，或许将人带向欣喜、希望和成功。永远都要排除前者，力争后者，因为唯有创造才能把人从束缚和不自由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使其面向希望、未来和永恒，带人走上超越自我获取成功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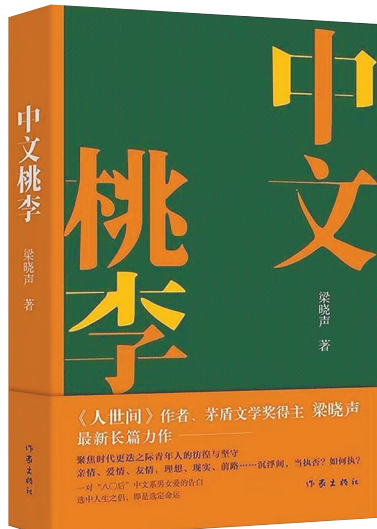
世间所有的成功都说明人是创造者、主宰者，必须从人的本质高度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实现创造观念的真正确立。而且最好是让创造成为一种信念、一种人生追求、一种人人崇尚的社会思潮，将个人信念与公共信念、个人追求与公共追求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时代风尚，成为从认同构建、观念建构和制度建构等方面不断得以强化的持续动力。

创造、创新的命题，对文艺是绝对

青年的抉择与奋斗

——读梁晓声《中文桃李》

袁恒雷



近日，著名作家梁晓声推出了全新的长篇小说《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第1版），将目光着眼于改革开放始出生的80后一代，塑造了以李晓东、徐冉为主人公，包括王文琪、郝春风、刘川、吕玉等一众青年，围绕他们求学、求职、交友、婚恋等展开的成长故事。

《中文桃李》正是从2000年进入大学的这批学子入手，对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诸多细节进行一一呈现。本书跨度恰好20余年，从他们青年时代写起，直至最终写到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到中年的当前。其间，有关他们的抉择与奋斗，无论是对于这一代的回望，还是对更年轻一代的借鉴参考，都有着很现实与深远的意义。

小说的男女主角相识于一起乘坐火车前往大学求学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来自于同一个城市，还考到了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级，并且买到了邻座的火车票。但恰如欢喜冤家一般，两人最开始的交往非常不顺，误会连连。但青年男女之间的感情发展，就是要这样的一波三折才能引人入胜。小说最初设置的场景和梁晓声的生活相似度非常高，即大学中文课堂，而后有关几位青年前往北京求职，“北漂”的酸甜苦辣，也当是梁晓声对相关人士多年观察积累呈现。

在书中，作者塑造了一位叫汪尔森的大学教授——他是这所大学唯一出场的教师，却是对这批学生影响最大的。这位教授素养丰厚，著述甚丰——甚至“获得过文学理论方面的‘鲁奖’，也是连续几届的‘茅奖’评委”。这样一位资深教授为这批学子保驾护航，显然是他们的荣幸。的确是这样，他不仅在讲课过程中，呈现出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还运用多种教学技巧，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乃至职业生涯规划进行全方位指导，真可谓爱生如子。所以，在汪教授的指导下，起初，班级只有7名男生认真听课，女生们表现并不积极，女主角徐冉甚至为了考别的专业研究生，私下里找汪教授问听课是否可以，但经过汪教授的认真劝导后，全体学子拜服于他的精湛教学艺术，从而不仅对中文专业树立自信，更是对人生充满希望。

在汪教授的大力支持下，王文琪和李晓东等人创办了学生杂志《文理》，徐冉的两篇散文不仅被作为头题刊登，在汪教授的推荐下，被《读者》转载，令徐冉成为学校风云人物，得到校方颁发的奖学金。而李晓东等人，因为编辑过《文理》，在日后求职中都是加分项。

本书另一大主体部分，就是李晓东、徐冉、王文琪等人北漂的过程。对于80后这一代，自2000年以来的北漂历程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仅有居住地下室的经历，甚至出现过“蚁族”——窗外已不是校园，但他们依然住在上下铺的狭窄地方，更有诸如《奋斗》《蜗居》等影视剧反映这批人的奋斗历程。在《中文桃李》中，通过李晓东与徐冉的北漂历程，将北京诸多地段的房价情况、基层百姓的生活百态、求职路上的酸甜苦辣等等，均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梁晓声笔下的这些细节，一定真实地发生在80后的北漂一族身上，甚至还会继续发生在其他怀揣大城市梦想的人们身上。

梁晓声借文中的王文琪之口，对80后一代的生存与发展有过很客观的分析：“咱们这一代，生逢改革开放，活得比父母辈幸福，但也有比他们累的方面。什么什么都不包分配了，都得靠自己拉扯了，所以就累。”文中的几位青年，在经过北漂的洗礼后，逐渐认识到了人生的方向，北京的工作即便都不是他们喜欢的，但恰如主人公李晓东所说：“北京使我接触了一些以前没接触过的人，也想了一些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尤其是北京的历练让他们实现了明显的成长，他们从省城去北京求职、再到告别北京回到老家发展，都是由自己进行的抉择与奋斗，甘之如飴，乐在其中，这是80后自觉自省独立的体现。

如今，80后早已是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其中的许多人取得了杰出成就。《中文桃李》对这一代一路走来过程的呈现，属于是回望式的怀旧之作，属于一位长者对看过的孩子辈成长过程的观察与思考。对于80后而言，应将肩负的责任珍视并扛起重，坚定地走向未来。

66 蝴蝶摘珍

远近知交 皆有和章

——拜谒是何庵读《陈翼叔诗集》

陈泽文 郑千山/图



既是“慷慨豪饮，淋漓痛哭”有一腔热血抱负的一个侠夫，又写出了大量“新情振起，逸态横生”“多以儿女情态弄风雅”“格调音响，酷肖唐诗”“矫健遒劲，犹不减英雄本色”“极浅近、极深远、极风雅，得古乐府之髓，细味自知”，意境高古、典雅内敛的诗歌作品；生前于暮年凿石为墓，死后“不践清土，不戴清天”的明义士陈佐才先生，让很多人肃然起敬，感佩不已。

近期，机缘巧合，我和友人拜谒了位于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庙街镇盟石村委会境内的陈佐才石棺墓，是何庵等。当天，风和日丽，鸟语山空，远离市声喧嚣繁杂，适合与文武双全、忠肝义胆的陈佐才先生促膝谈心，坦诚交流，我笃信陈佐才先生与很多他的仰慕者、崇拜者、追随者灵犀相通，一如故交知己，“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等你”。来了，青山为证，日月明鉴，时光岁月回到从前，与陈佐才先生一起相互审视，相互融入，最终，浑然沉浸在低吟浅唱的诗篇中慢慢觉醒，随飘逸的禅意缭绕升华，身心变得通透明澈，舒朗清越，如洗礼一般洁净温润……

陈佐才先生生前雕凿的石棺墓位于一块天然的大石之上，因被盜过，至今棺盖留有缝隙。有人说，先生之魂早已化为了石头，成为其精神气节的象征，供人拜谒、瞻仰。是何庵为陈佐才先生后人所建，古朴庄重，俯瞰一方，里面面有陈佐才先生画像及其绘画作品，还有书法家题写的对联。

回想起来，我最早读到陈佐才先生的诗歌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题写的《清华洞》和《迷渡桥》。请看：“道旁耸石壁，穴隙劈何期。透漏弗为怪，点染足称奇。风敲并雨击，颜色更觉宜。自然一幅画，雕镂几联诗。就教已如此，近况复转移。屏绝草莽乱，调适心情，好好看看眼前的美丽景物，伴随缭绕的紫气和啾啾的鸟语，给心灵一次来深呼吸；风吹来，树叶晃动，但是没有无言的抗议，也是你最想要的至美境界。舍此，夫复何求？”《迷渡桥》这首诗，写的是白子国故地、水乡泽国（弥）渡，可谓神来之笔，

巧夺天工，不啻是诗与画的完美融合，可吟、可咏、可诵、可歌、可唱：“潇潇一溪雨，凄凄两岸风。波翻船莫过，渡迷路不通。修桥洛阳叟，种植武陵翁。沙黄柳映绿，水清花染红。看来似幅画，挂在小桥东。行人欲尽兴，短笛夕阳中。”类似这样写自然山水、风花雪月、风物人文、儒雅遗存的优秀诗作，在陈佐才先生诗集《宁瘦居》《天叫集》《是何庵》中还有很多，每读咏之味之，时常产生强烈共鸣。如《山居》：“门外古柳拖嫩绿，斜迳老叟白茅屋。村荒不闻卖花声，睡起之时饭已熟。静卧山中几许时，性情养来木鸡鸣。眼前若使无杨柳，秋去春来也不知。”这样的诗，触景生情，达观自在，老少皆宜，有趣有韵又有味。又如《垂柳歌》：“杨柳从来无有骨，东西南北随风逐。一年改换几容颜，春林黄来夏抹绿。依人门户傍人桥，送旧迎新非一朝。只知媚态长如此，哪想春归又寂寥。”这首诗，将垂柳的特质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事实上，其说是在写柳，毋宁说是在写人，陈佐才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用意不言而喻，一目了然。这首诗，写尽了变幻无常的大千世相和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却看不出刻意雕琢的一丝痕迹，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陈佐才先生的诗，不只写自然山水、风花雪月、风物人文、儒雅遗存，他的诗歌涉猎广泛，写挚友故交情谊，唱叹人间百态、红尘万象以及自身命运的诗词也不少。如《留别担当和尚》：“孤烟漫漫走荒径，衰草凄凄傍路歧。莫谓君无伴侣，溪山乃是旧相知。”又如《次韵赠答姚安高郡丞》：“知君过人处，时抱孝与忠。自读五年后，何曾六诏同。烟云笔底聚，

桃李眼中空。得趣春郊外，马蹄蹴落红。”再如《自述》：“年来事业最支离，遥对江山漫捻髭。老去传家无别物，床头惟有数篇诗。”细细品味陈佐才先生的诗，想想他的精神气节、人品操守、格局情怀，无不令后世感佩不已，发出“义士诗席李杜魂”“是何庵，南明的烟云，印在石上的孤芳”之由衷赞美、颂扬和咏叹。

陈佐才，字翼叔，蒙化（今巍山）人。《滇南诗略》记载：“少倜傥不羁，世乱习才技，隶吟黔国标下……后乃隐居。发愤奇才，喜吟咏，著有《宁瘦居》《天叫集》《是何庵》等稿。暮年凿石为棺，作诗自挽云：‘明末孤城，死不改为，埋在石中，日炼精魂，孤灯风号，常为吊客。’远近知交，皆有和章，名‘石棺诗’，俱镌棺上。”从这个记载得知，陈佐才有众多挚友，其中，酬唱最密者如知空、担当、月潭、蒿谷。《宁瘦居草》（二卷）刊成时，知空和尚评其诗曰：“不堆古语，不写时套，无庸腐气，居士诗是也。今山僧与居士评诗，居士与山僧谈禅，何耶？自古诗情半个禅，以诗为禅，以禅为诗，无可无不可也。”担当和尚曰：“说得是。”

我以为，知空和尚对陈佐才先生《宁瘦居草》的诗歌评价精准到位的。不仅如此，将它用来评价《天叫集》《是何庵》里的诗歌，也十分贴切。禅意、慈悲、忠孝、挚爱倾注于陈佐才先生笔端，率性抒写，从容着墨，畅快淋漓又张弛有度地表达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其境界之高远，色彩之明快，韵味之美，内涵之丰富，不是一般人能所比拟，望其项背的。

有关《是何庵》之名，饶州陈似述为其所作的序亦然说得清楚明白：夏至日，闻翼叔在山中建是何庵，欲修头陀业。予

拽鞋相访，翼叔醉我以酒，醒我以诗。予问曰：此《宁瘦居续集》耶？翼叔曰：是何庵集也。予读未终篇，深为叹服。是诗也，已悟到虚处写形，实处描景，有水月镜花之致。名曰《是何庵集》，但不知是何庵是何庵也？翼叔曰：人我山高，生死岸阔。今日居此庵者，是何也？异日居此庵者，是何也？予又曰：庵如是乎？诗亦如是乎？翼叔曰：流水生涯，浮云事业。今日作此诗者是何也？异日存此诗者是何也？故名曰《是何庵集》。

而昔荷（担当和尚）为翼叔诗歌所作序，同样光芒闪烁，颇耐咀嚼：天下百艺皆可为人，惟诗必由天授。何为天授？无心而成，三百篇是也。若夫捻须而得，费尽推敲，只顾顺人耳目，不存大雅于将来，近日诗是也。余与翼叔，交以侠而不可以诗。一日，出其诗以示余。诗乃从侠来，侠以气盛，不事穿凿，自成一派，言声韵，情景相协，思路正，纤巧不施，谓非天授得耶？由是壮心皆为逸响，人皆赏之。

张于暗题写的跋，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翼叔陈先生……种花植柳，不凋谢风味，而棱棱劲骨，则又过之。……雄浑处，《大风歌》大未足喻；悲壮处，易水声犹寒；风雅处，都人士女之遇，情平处，忠臣孝子之志。芳人逸士之思，情见乎词，义形于色，怨而不怨也。嗟乎，黍离离苗，细柳新蒲，同一慨也。

两篇序言一篇跋，短短几百字，却洞察秋毫，妙语连珠，禅意丰盛可掬，人生况味凸显。几位先贤名士的智慧涵养，让我无法淡定，久久未能平静。

感佩于翼叔先生精神气节与出类拔萃的诗学才华，民国三十四年，族人收集并重刊了“族祖”翼叔先生的《宁瘦居草》《宁瘦居续集》《是何庵集》《天叫集》，并由族裔陈虞佐辅唐氏作序。序曰：翼叔先生明季义士，尝读府志载其义行。……所藏诗版，越时二百余年，几经战乱，遗失难免，而存者字迹多模糊。近年以来，海内外名流每以函索先生诗稿，族人无法应付，抱憾良深。乃多方搜罗抄补，幸免残缺。……先生之诗，既可以流传，而皇皇义烈亦不致湮没矣！

巍山籍人士，其事迹载入中国新闻史册的陈廉雅先生，也为翼叔先生收集重印过诗集。巍山县委、县政府在2013年收集、整理出版了《陈翼叔诗集》，包括《宁瘦居草》两卷、《宁瘦居续集》两卷、《是何庵集》两卷、《天叫集》两卷以及《石棺集》等，附有诸名公和雅士贤达赠诗。这项文化惠民工程，至今为当地史学界、文化界和文学界人士津津乐道，引为自豪。

66 新书架

历史小说《漫长的余生》出版



罗新所著《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日前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2022年7月版）。

公元466年，宋明帝刘彧与在寻阳称帝的侄子刘子勋二帝并立，内战几平波及刘宋全境，继而演变为与北魏之间的战争。生于南朝中层官僚家庭的王钟儿，被迫陷入战争，家破人亡，两年后被掠为平城宫的普通宫女。可是，她的命运却偶然地与“子贵母死”制度发生了联系，意外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作者利用墓志等史料讲述了南朝中层官僚家庭的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并透过她的眼睛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通过王钟儿的人生故事，反映了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近80年的北魏历史。

该书作者罗新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代表作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以及《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和学术随笔《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等。

郑千山